

演讲稿集

陈兴强

昭通师专中文系编辑

二〇〇八年九月



陈兴强，男，汉族，1965年6月5日出生。籍贯：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出生于云南省威信县。工作单位：昭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职务：党总支书记。爱好及长处：爱好演讲与朗诵，熟悉主持艺术和公文写作，长于党务和行政管理，在集邮、重大活动组织与策划上颇有建树。著有《演讲艺术概论》、《演讲稿集》、《讲话及学习体会集》、《讲座集》、《先进人物事迹报告集》。参与编写《云南省小学生演讲读本》等。

我愿做绿色长城中的一棵树

从未见过 1998 年夏季的这场大洪水。我们的父辈没有见过，我们的祖辈没有见过，好多好多人都未见过。当这场长江全流域的洪水袭来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大江南北，万众一心，神州大地奏响了一曲惊天动地的壮歌。

在中央电视台“万众一心”赈灾义演现场，我们再一次见到了这场洪水中劫后余生的小姑娘——六岁半的江珊。在湖北嘉鱼牌洲湾江堤轰然塌陷后，她亲眼目睹洪水推倒了房子，卷走了母亲。年迈的奶奶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把她推到一棵树上，告诉她千万别睡着，千万要等着“帽子上有红五星的叔叔”来救她后，也被湍流卷走了。小江珊很快被洪水冲走，又再次抱住另一棵树，并且一抱就是九个小时。饥饿、寒冷、睡魔、恐惧阵阵袭来，她坚持着、坚持着。天亮了，冲锋舟过来了，战士们终于救起了这个已是全身发抖缩成一团的孩子。好长时间，我们才听到小江珊那憋了很久的哭声，也终于听见她面对全国人民大声喊出的“谢谢好叔叔！”

目睹这一场面，许多人都哭了，我也掉下了眼泪。透过眼泪，我久久地凝视着那一片仍在汪洋中的树。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树，给予了孩子求生的依托。而在那一晚，因爬上树而活下来的不仅有上千普通百姓，有前往救险的某舟桥旅三百多官兵，还有我们一位年过半百的将军。一场大洪水，使我们对树的功用以及内涵有了更多的思考，也不由我想起我们长江上游的树。那曾经是原始森林覆盖的流域，那曾经是动植物无忧生长的乐园，如今一切都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被洪水冲刷后裸露着身躯的无奈以及那流着殷红血液千山万壑的悲哀！

长江上游，是我们这条母亲河的众水之源。在 1957 年后的 30 年间，过度的森林砍伐就使这一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减少了一半多，水土流失面积猛增了一倍。长江进入 80 年代后水灾频繁，水患转剧，实肇因于上游森林之遭破坏。而地处长江上游的我们自己，同样深受其害。我们最贫穷的山村就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宁边是个光梁子，洋芋坨坨过日子；心想吃顿包谷饭，要等媳妇坐月子。”经济贫困，生态恶化，低产多灾又使人们对大自然更加疯狂地掠夺。这种恶性循环，必然遭到大自然更为残酷的报复。1991 年发生在昭通市盘河乡头寨沟村前后约两分钟的特大山体滑坡，就使一个寨子顷刻间荡然无存，216 人遇难，他们被埋在这大山底部，没有墓碑，只有头上那干枯的野草。对此，我们并没有汲取教训。就在南方四省军民勇战洪魔时，我省的德钦县仍是一片“砍砍伐伐”。这里的林区是国家明令禁止商业性采伐的原始林区，为此，国家每年拨给 300 万元补贴该县财政，但该县 300 万元到手，斧锯照样出手，仍对原始森林大加讨伐。

上游是越穷越垦、越垦越穷，下游则越险越加越险。上游人把生态义务仍进长江，长江把下游人的生存权利冲进大海。大江东去，逝者如斯。如果说灾难的黄河是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遗产，那么，曾经是万年清澈的万里长江却是明白无误地毁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有良知的中国人，当为那一去不复返的清清长江，为日益混沌的我们自己而一哭了。

由于我们的愚昧和蛮干，由于我们对生存的自我原谅和苍白辩解，使长江中下游人民遭受前所未有的痛苦。面对着共和国军人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与洪水的抗争，面对着全国人民一切为了抗洪，一切为了前线的感人画面，面对着前往中华慈善总会、民政部、红十字会等地捐款的八旬老者、祖孙四代、退休工人、如花少年、海外侨胞、同胞，我们实在有着更多的不安与愧疚。我们云南还很贫穷，还有几百万贫困线以下的群众，但我们同样捐出了我们的积蓄和工资、衣服和棉被，捐出了我们对灾区人民的拳拳爱心和款款深情。这，仍减轻不了我们内心的自责。我们本来可以成为汪洋中的那些树，在急流中挺直身躯，在狂风

中伸出手臂，抵挡洪水，挽住在急流中挣扎的乡亲。如果我们每个人少砍一棵树，多栽一棵树，我们就为中下游人民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就保卫了三峡大坝、武汉三镇，保卫了出产丰富、人杰地灵的大平原，也就保卫了千千万万的生命以及我们自己。

解决长江水患，解决环境与人口的双重困境，我们唯有重筑“绿色长城”。据专家测算，投资 150 亿元，绿化 60 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中上游，用一定的时间就可以使整个长江山清水秀，水量丰稳。它没有眼前的功利，却是恢复长江良性循环生态系统的限定因子。令人欣喜的是，中央已经决定，加强长江中上游水土保持的综合治理，并在已启动的防护林体系工程中大幅度追加投资；而四川省、云南省相继宣布，从 9 月份起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天然森林的采伐，关闭木材交易市场，全面启动天然资源保护工程。而于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做一名种树者，让更多的树来保护我们的江堤与小江棚，让更多的树来守护我们的城乡和田野。则 10 年、20 年后，这样的水灾再也不会出现，而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万里长江没有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

“君住江之尾，我居江之源；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我们向灾区人民捐出我们的所有，但什么也比不上还给中下游人民一条真正清澈的长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为了小江棚，为了母亲河，让我们都来做绿色长城中的一棵树吧！

注：该稿为参加 1998 年云南省第三届“红土地之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题演讲而作。后到省上经蔡朝东同志指导，在此基础上写成“有什么样的捐献比这更有意义”一稿。

有什么样的捐献比这更有意义

我们都不会忘记 1998 年夏季的这场大洪水，也不会忘记在这场大洪水中劫后余生的小姑娘——六岁半的小江棚。洪水中，小江棚紧紧抱住一棵树，一抱就是九个小时。天亮时她终于被战士们救起。

在那一晚，因爬上树而活下来的不仅有小江棚和上千普通群众，有前往救险被困的三百多名官兵，还有我们一位年过半百的将军。全国人民震惊了，纷纷前往中华慈善总会、民政部、红十字会捐款、捐物。我们昭通还很贫困，还有近百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众，但我们仍然捐出了积蓄和工资、衣服和棉被。望着排成长龙捐款、捐物的人们，我不禁在想，有什么样的捐献比这更有意义呢？我想到了那棵凝聚着爷爷生命之魂的大树。

这棵树是家乡方圆百里最大的一棵树，因为它开的花在风中如飞翔的鸽子一样，被当地人称为“鸽子树”。几百年的生长使它浸透着历史的风霜，树冠里正如爷爷的胡子一样有着数不清的故事。

1958 年大炼钢铁，前后村的树几乎被砍光。时任生产队长的爷爷以集体林的名义保下了山背后的这片林子和这棵古树。包产到户后，不少后生对集体林打起了主意，哄抢集体林事件频频发生。此时的爷爷已是近七十的人了，仍义务看护着这一片山林，看护着那开着鸽子花般的树。一个漆黑的夜里，一伙人偷偷入林，首先向这棵有十几立方米木材的古树举起了斧头。“住手！”爷爷出现了，他花白的胡子被山风四下吹开，就像一头激怒的狮子扑向古树。他紧紧抱住树身，大声喊道：“要砍就连我一起砍吧！”砍树人退却了，爷爷却怎么劝说也不愿意离开树林，并且就在古树旁搭了一个杈杈房，披着蓑衣，顶着风雨烈日，整整守了七天七夜，终于昏倒在树下。村干部和一些老人把砍树的几个后生叫到爷爷床前，老人沉重地说：

“孩子们，你们不知道这些林子有多管用啊！前后村砍了树，卖了钱，日子还不是很照样穷巴巴的；山泉没有了，吃水只有吃望天水；山洪下来了，房子冲掉了，人也没了。砍了树，就得罪了老天，得罪了山神啊！”

后来，我进城念书，才知道那保下来的树叫珙桐，是世界珍稀树种，被世界推崇为著名观赏植物，现存像这样上几百年的珙桐已是少之又少了。

爷爷病好了，又在村的前后荒地上栽上了几十亩的杉树。十多年过去了，那里已是绿树成荫，村里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还拉上了电，接上了广播；而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在地区工作。爷爷特别为我自豪，总盼着我回家，常常带信说：“鸽子开花了，你也该回老家看看了……”

就在小江珊的事发生不久，家乡来电说，爷爷病危，一直念叨着我的名字。我心急如焚地乘车沿国道线而下，恨不得马上赶到爷爷身旁。谁知，连续几天的阴雨使沿途塌方不断。为赶路，我和几位老乡只得徒步而行。沿途，我们看到了整座下滑到横江里的山坡，汹涌的江水挟带着大量的泥沙直泻金沙江；看到了去年被泥石流冲毁的学校、乡政府、民房的断壁残垣还未清理，新的泥石流又掩埋了它们；看到了一辆指挥救灾的吉普车被埋进土里，司机不幸遇难。来到豆沙关前，我仰望着这座两千年前扼守南方丝绸之路的雄关和来往商旅络绎不绝的五尺古道，望着光秃秃的山岭和七八十度山坡仍在栽种庄稼的土地，一种忧虑涌上我的心头。

正是我们在长江上游的乱砍乱伐，才使长江中下游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我们是越垦越穷越穷越垦，下游则越险越加越险，我们把生态义务扔进长江，长江把下游人民的生存权利冲进大海。如果我们过去还在为自己没有处在洪水的威胁中而沾沾自喜的话，那么，大自然残酷的报复现在已经明白无误地落在我们的头上。地处长江上游的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滔滔洪水的长江、为日益恶化的生态而警醒吗？

原来一天可以到达的家乡我却整整走了三天。进入威信县境，路顺了，公共车也搭上了，沿途我看到的是莽莽苍苍的森林，清澈见底的小溪。同行的人告诉我，这要感谢曾任县委书记的孟治国及以后的一班子县委、县政府领导，他们倡导“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带领威信人民在荒山上安营扎寨，向荒山挑战，大造人工林，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从 70 年代末的 22% 上升到现在的 33.13%，林子里已经有野牛、云豹、红腹锦鸡等国家珍稀动物，营造的人工林——百里林海被命名为国家级森林公园。我们沿途所遇到的灾害在那些县是常事，在这里则是新闻啊！

我终于没能赶上见爷爷最后一面，家里人说，爷爷是叫着我的小名去世的。乡亲们把他葬在他亲手栽下树木的林子里。来到爷爷墓前，父亲告诉我，爷爷弥留之际交代，让我把这片林子的所有收益全部捐给灾区的孩子们，让他们上学、读书……

我突然明白了爷爷的苦心：他保护的哪里是树，分明是保护一个个的生命，一颗颗希冀的心；他栽种的哪里是树，分明是栽下自己热爱自然的一片赤诚和一片爱心。他和家乡人民一道，为长江中下游人民筑起一道绿色长城，尽着最大的努力。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对长江中下游人民最好的捐献。请问，有什么样的捐献比这更有价值，有什么样的捐献比这更有意义！

注：参加 1998 年云南省第三届“红土地之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题演讲比赛，获三等奖。

参赛选手：陈兴强 撰稿人：陈兴强

该稿收入云南省文明委编辑的《红土地的呼唤》一书。

长江洪灾带给我们的思考

这些天，我们的整个心都倾注在电视荧屏上。

一个一个镜头令我们为之震颤。

一个一个镜头令我们为之惊骇。

那滔滔的长江洪峰，如迅雷，如疾电，狂涛直泻，奔流而下。像是宇宙洪荒时期四极崩裂，天水倾盆。顿时，洞庭湖、鄱阳湖告急！荆洲、九江告急！万里长江洪水急！几百万灾民抛家别园，千里江堤险象环生，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无限的良田被吞噬，美丽的家园毁于一旦……这是多么大的险恶，多么大的灾难。洪水奔腾，慑人心魄。然而，更加震撼人心的是我们的军民同肆虐的洪水展开殊死搏斗的场面。当长江大堤历经特大洪水的一次次冲击仍岿然矗立，当武汉、荆洲、九江等临江重镇送走一次次洪峰仍安然无恙，当京广、京九等交通大动脉在暴雨的一次次袭击后仍畅通无阻，当大江两岸数百万群众从洪浪的围困中一次次安全脱险，是我们的军民用忠诚、用奉献、用血肉之躯筑成钢铁长堤，锁住了洪水猛兽。人在大堤在，人在国土在。历史将永远记住，一九九八年中国抗洪那高亢激越的时代旋律。

回首巍巍大堤，我们理当感到欣慰。抗击百年罕见的特大洪灾，终于赢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人民的生命财产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我们毕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对长江流域的生态状况，有识之士早已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森林遭砍伐，被开荒种地，植被的破坏，减弱了涵养水分的生态效应，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人水争地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这种无休止的掠夺，必将遭到大自然越来越多的惩罚。虽然，我们有铁一般的意志，有钢一般的坚强，但年年都是水来土掩，被动应付，一旦防线被洪水突破，几十年经济建设成果将会付诸东流，到那时，我们何去何从？

对大自然，我们无法选择，唯一的选择只有与自然和谐共生，相依相融。

中国传统一向追求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老子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仍然散发着朴素的思辩哲学光芒，也道出了天、地、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令人欣喜的是，人类已经意识到只有停止砍伐树木，大力营造人工林，长江的生态才会得到根本好转，长江才会安全，长江两岸的人民才能免除洪灾的频频侵扰。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着一个个用爱心浇灌绿林的动人故事……

红旗林业局的退休职工成林，自愿到石钟山当义务林管员。老成与树林朝夕相伴，悉心照料每一棵幼树，给树施肥、培土、杀虫，及时扶直被风刮倒的树，老成的足迹踏遍了石钟山的坡坡篱篱。当群众进山烧荒种地时，老成几乎磨破了嘴皮，面对被贫困折磨得失去理智，高举斧锯和火把的青壮年，老成“扑通”一声跑下了：“乡亲们哪，别砍这些树，要砍就连我一起砍吧！”面对老成的儿女要接他进城照养天年时，他深情地说：“这里的每一棵树，就像你们一样，都是我的儿女，需要我的照顾，你们只要多栽几棵树，就是对我最大的孝敬”。十二年过去了，老成的头发白了，背更驼了。然而，曾经裸露的石钟山却新林摇曳，满目青翠。那醉人的新绿，是老成用生命的乳汁浇灌出来的啊！我们还看到了全国林业系统的老劳模——马永顺。作为一名伐木工，在34年里，他，共砍伐林木3.6万棵，创造了全国林区手工伐木的产量记录。退休后，他，有感于森林的过度砍伐，水土流失的日益严重，决心向大山“还债”。在以后的16年里，他，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带领全家一共栽树4.65万棵。望着满山翠绿，他，终于笑了。有人说他傻，也有的人很不理解。而他的回答是：“敬爱的周总理要我不仅多生产木材，还要多栽树，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我就是要生命不息，造林不止。”这，就是我们林业工人掷地有声的誓言，这，就是我们普通一员对大自然最好的回报。

大自然是我们生存的家园和土地，我们万万不能失去！可喜的是，人类已开始为自然“把脉就诊”，我们已逐步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奥秘！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已成了时代的主题！

朋友们，为了我们的珍爱，为了我们欢乐幸福的真正保证，请立即行动起来吧！再造锦绣自然，再创锦绣中华！

注：该稿为昭通市农业发展银行选手参加全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演讲赛而作。

选手：周溢香， 撰稿及指导：陈兴强

最爱昭通这块黑土地

拿到“回顾历史沧桑，展望美好未来”这一演讲主题，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用“沧桑”二字能否概括昭通这百年历史。想得越多，我就越惶恐。望着昭通的百年沉甸甸的历史画卷，我又怎敢去翻开它、触动它？

去年 10 月，昭通市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迎国庆昭通地区出土文物展”。看到这些出土的 250 万年前的象牙化石、新石器时代的打磨石器、先秦时代锈迹斑斑的青铜器……一件件扑面而来，我竟有一种窒息了的感觉。透过那斑驳的图形和残缺的饰物，我看到了昭通这块土地的厚重和灿烂，听到了它所讲述的昭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昭通，自秦开“五尺道”，汉置郡始，曾经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曾经是闪烁过辉煌于世的朱提文化的发祥之地；曾经是龙云、卢汉、刘平楷、罗炳辉等彪榜时代人物的摇篮。然而，历史并不总是一往情深地眷顾这片土地。“锁钥南滇”锁住了沛然而至的八面来风；“咽喉西蜀”疏离了昭通与中原经济、文化可能达到的更进一步的交流。昭通，这艘起碇远航的古船，在岁月的长河中一次又一次搁浅；贫困，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象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昭通人们的心头。

80 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时代逐渐形成，我国改革开放成效显著，经济特区发展强劲，人民生活日益好转。就在这时，我随昭通市报社的一些记者来到黑颈鹤的栖息地昭通市大山包乡采访。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这样荒凉的山村，见到这样贫穷的乡民。高原上那被春风吹拂却迟迟不醒的树木，那被风雨剥蚀得几近废墟的房屋，那因饥寒而面容憔悴的乡民和衣不蔽体的孩子，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最让我难忘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一个叫李洪惠的 27 岁的妇女，衣衫破烂而无法遮住自己的胸部，当面对我们这些陌生人时，她涨红了脸，拼命地拉自己的衣服想使露出的部位盖严实。可衣服实在太破，她只好木然的无助的看着我们。我们都低下了眼帘。当大自然吝啬到连一个女人的羞涩都要剥夺的时候，我们还能说什么？来到大山包脚下，我再一次远眺那被浓雾锁住的地方，耳畔突然响起悠长而苦楚的民谣：“宁边是个光梁子，洋芋坨坨过日子；心想吃顿包谷饭，要等媳妇做月子。”这民谣让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当外面的城市车水马龙，道路四通八达时，我的乡亲却在人背马驮；当外面的人流行时装，忙于出国潇洒时，我的乡亲却为能否填饱肚子、喝上洁水而发愁；当城里孩子大玩电子游戏时，山里孩子最大愿望竟然是能有课本，拥有一个铁皮文具盒。昭通，难道真的被时代抛弃，真的只是一个看客吗？

不，昭通人，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历来不缺刑天断首，共工触山的冲天豪气；不缺神农尝草、精卫填海的献身精神；不缺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拼搏气概；不缺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的成城众志！要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摆脱框框套套；要发展，就必须打基础、重根基；要发展，就必须动起来，干起来。昭通卷烟厂成为改革的排头兵。厂司领导以改革者气概，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卷烟机，提高了卷烟质量，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利润大幅上扬。他们还把车间建立在田间地头，提供技术、资金和种子帮助农民发展烤烟种植，提高了农民收入。烟厂成为国家最大企业 500 强之一，使昭通经济发展有了一定保障。昭通电信的发展也出乎人们的预料。1989 年，时任局长的言泽良与加拿大北方电信公司签下了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程控电话设备项目书，使昭通一下子从鸡毛信、摇把子磁石电话跨入使用最先进程控电话的行

列。仅仅从 1991 年至 1995 年的五年间，昭通崛起了一个现代化的通讯网，跨越了发达国家邮电发展 100 年的历程。村村通电话、市话交换程控化、长途传输光缆化、无线寻呼联网漫游，大哥大全球通接踵而至。人们发现世界变小了，地球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而高高的乌蒙山不再是封闭我们的屏障，遥远的黑土地和世界血脉相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我站在“滇字第一号水利工程”渔洞水库大坝上时，我仿佛看到乡间的人们不再挑水抗旱，清澈的河水沿着水渠滚滚而来；当我眺望亚洲第一的花土坡铁路特大桥，我仿佛看到轰鸣的列车风驰电掣向昭通驶来，沿途人民托着山货、赶着牛羊拥向铁路，更多的山里人从这里走出大山，走向海洋；我还看到了波音客机正在飞机场起降；看到了国道 213 线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看到了农村的一座座希望小学越修越漂亮，每天太阳升起时，国旗也在冉冉上升，孩子们都在同声歌唱……。前不久，我再一次来到大山包，看到了新的校舍，新的旅馆拔地而起，衣着整齐的乡民满怀笑意迎接前来观鹤的人们。在绽蓝的天、黄色的土地、清澈的水塘的映衬下，黑颈鹤一飞冲天，鹤鸣声声，景观点上的人们不时发出“太美了”的惊叹。这一切，让一切，让我魂牵梦绕，让我夜不能寐。是昭通人火热的生活，让我感受到乌蒙人豁达、乐观的精神；是昭通人冲天的干劲，让我领略乌蒙人刚毅的性格。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黑色的土地，它让我拥有了一份自豪。

是的，昭通还在落后，但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铸就了经济腾飞的羽翼；而西部大开发更为昭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内昆铁路即将通车，将彻底改变当地交通闭塞的状况，而巨型溪洛渡电站的即将开工建设，必将为昭通经济腾飞注入强大的电流。21 世纪的昭通，必如沉睡多年的凤凰，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透过高原连绵的群山，我仿佛听到了乌蒙人不甘落后的脚步声，我仿佛触摸到了这块黑土地奋起直追的脉搏，我更感受到了不屈的高原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那是因为我对于昭通这块黑土地爱得深沉！”

注：该稿为昭通市选手参加全市“回顾历史沧桑，展望美好未来”而作。

让爱的花朵绽放

古往今来，人们对教师的称颂可以说是五彩缤纷。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又有人说：“老师像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还有人说：“老师像一缕霞光，召唤朝阳，指引着我们前进。”

是的，老师的确像蜡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燃烧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照亮了学生的心；老师的确像霞光，为学生的求知引来了光明。

然而，虽然老师拥有这么好的赞誉，但有的老师却辜负了这份赞誉，对不起这份赞誉。在这些人身上的，罚是他们惯用的手段，对学生人格的侮辱，造成了师生间的代沟……目睹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对教育、对教师产生了忧患和不安。

这个学期刚开学时，我在家乡的小学实习了近一个月。我实习的是三年级，三年级的学生给人一种活蹦乱跳，却又自尊心较强的感觉。但是，就在实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由于是新学期伊始，同学们用的都是新本子，有许多同学忘了在本子上写名字，而任课教师就在没有写名字的学生作业本上统统写了一个“猪”字。问起原因，这位老师说：“既然连名字都不写，不是猪是什么？这算是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惩罚，或者说是提醒。”当时，我很惊讶，但由于刚进校，我沉默了。然而我心里在想，把天真的孩子的某些失误当作“猪”过错的行为，是不是把自己也列入了“猪”或“猪圈”的范畴？而这和我所受

到的师德的教育是多么的不合拍呀！

如果这一位教师的做法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那么另一位小学老师的做法则更令人愤怒。这位老师正在上课时，发现有一位学生没有专心听讲，并且影响其他同学。于是，他走下讲台，狠狠的批评这位学生几句，谁知，这位学生却有些不服气嘀咕了两句，这一下，惹得这位老师怒火冲天，揪起学生的耳朵就是两耳光，而这冲动之下的两耳光导致了一个严重错误的结果——学生耳膜穿孔了。听到那学生一声声悲切的哭喊：“我好痛，好痛，我听不见了。”那时，我的心被一种莫名的东西揪得好难受，我不禁深深的为这位学生的未来担忧。

这些孩子，10年后也许会进入大学，20年后会成为官员、学者、律师、法官、教师，及他们那一代人将掌握整个社会的命运，将成为我们共和国的基层，他们将不断面对舍己为人还是损人利己，为人楷模还是唯我独尊的选择。而童年时这一幕幕的遭遇，会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什么样的恶果？我不禁在想：难道那蜡烛、那霞光、那园丁般的赞颂只是形容词吗？难道侮辱人格、掌人耳光是我们教师最后的，不得以的教学方法吗？难道党的教育事业会在这样的教师中得以延续下去吗？

不，无论是教师规范的要求，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事例，都说明教师形象，教师道德直接作用于学生的心灵深处，直接影响到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塑造。教师，除基本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外，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及处理事情的方法，都必须严格、严肃、严厉，但又应有个“度”。即种什么豆子，开什么样的花。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有自尊的人。而一个有师德的老师，一定会用真诚的爱心去关怀每一个学生，以高尚道德品行做学生的表率。教师需要带着一颗仁爱的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营造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用知识和爱心浇灌每一株花朵，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当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块玉是完美无缺、没有瑕疵的。教师行业也一样，虽然有那么一些不尽人意的的事儿存在，但教师仍然是无限光荣的。许许多多的教师仍旧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于平凡中创造伟大，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你看，那任教30余年来，多次放弃进城工作的机会，扎根于几乎与世隔绝的麻塔山区，决心为提高山区人的素质服务的全国优秀班主任：山东省模范教师石法兰。难道她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吗？总是以温柔善良的博大胸怀和女性的美德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鼓励悲观失望的学生重新鼓起勇气，为后进生补习功课，督促他们改正恶习的青海省格木尔市一中教师李海萍，难道她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吗？曾是上海下岗女职工的曹文红，到安徽省砀山县曹庄镇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做了整整四年的义务教师。她说：“只要孩子好，我无怨无悔。”当她要赶回上海看望生病的女儿时，孩子们以为亲爱的曹老师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竟哭着喊着追赶着那辆载着曹老师的小货车。那哭声、那喊声，那一双双拉着货车的小手，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啊？难道她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吗？我们基础部的张荣珠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让我铭记终生。她说：“作为一个母亲，我爱自己的孩子。作为一名教师，我更爱我的学生。”正是这些把别人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把给别人孩子的爱胜过给自己孩子爱的老师，孩子们才依恋她们，孩子们才离不开她们，孩子们才深深的爱着她们。

是啊，教师高尚，教师伟大，教师无限光荣。但是，要成为一名高尚、伟大、无限光荣的教师，必须拥有崇高的师德。师德，来源于教师对教育的热爱，来源于教师对学生的教诲、关怀和爱心，也同样从学生对老师、对学校的热爱中得到回报。

是的，孩子幼稚，但他们能分辨善恶；孩子淘气，但他们也懂得体贴老师；孩子顽皮，但他们拥有一颗诚挚的、金子般的心。当我们把爱的泉水浇灌在孩子的幼小心灵后，绽放的花朵才给人间带来美的享受，带给人类文明永不磨灭的希冀。我今年就要跨出学校的大门，奔赴一个我从未谋面的山村小学，面对一双

双充满稚气和希望的眼睛，面对一个个扎根山呕心沥血，甘当人梯的前辈，我要说：“让我们暖人的话语如潺潺的清泉淌过学生纯洁的心灵，让我们温暖的双手抚平学生心灵的创伤，于他们的心田种植师德的参天大树。让爱的花朵盛开在每一位学生的心灵，为他们的成长以及将来奉献我们全部的知识、爱心和师德的荣光！”

注：参加昭通师专 2003 年“教师，最崇高的人类灵魂工程师”演讲比赛获一等奖。

参赛选手：昭通师专基础教育部，彭英。撰稿及辅导：陈兴强。

我心中的铁路

如果有人问我，今年国庆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盐津女孩，站在这庄严的演讲台上，我可以自豪地告诉大家，最让人高兴的事就是：我心中的铁路——内昆线就要通车了！

我的家就在距内昆铁路不远的一个镇子里。在暑假的每天早上，我特喜欢往铁路修建工地跑，特喜欢铺轨火车的阵阵汽笛声和铁轨发出的特有铿锵声。在工地，我看到了巨型的机械臂举着铁轨一排排伸向路基，上百工人灵巧地将铆钉拧紧，指挥哨音，工人齐声发号声响成一片。周围满是一群群热心观看的乡民，不时发出阵阵惊叹，人们的脸上堆满了自豪的笑意。望着这一切，我不由记起了孩提时对铁路懵懵懂懂的认识，想起我的祖辈、父辈对这条铁路的祈盼和憧憬。

记得小时候在河滩地拾鹅卵石，看到关河水一座座长满青苔的石砌桥墩和那峭壁上露出的一个个森然的黑洞，不禁感到好奇。回家问父亲，父亲说：那是你爷爷他们没修完的火车路。“为什么不把它修完呢？”父亲沉默了。

后来上中学、大学，我才从历史的变迁中明白了父亲的沉默，也对这条铁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就曾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提出修筑内昆铁路的宏伟计划，勘测的线路中就包含了途经盐津——我的家乡，但一个满目苍黄，积贫积弱的国家又怎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这条路犹如缕缕清烟，消失在时代的风暴中；这条路留给当地人民的只是无限的惆怅和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呓。

新中国成立后，为打通西南交通，发展经济，建设西南国防纵深体系，在苏联的帮助下，年轻的共和国决定修筑内昆铁路。我的爷爷，时值壮年，听说要修铁路，高兴地二话没说扛起铁锹就进了筑路队伍。那时修铁路真是苦啊，没有大型机械，全靠人挖肩扛，坚硬的石壁一镐下去只是一个白印子。潮湿闷热的河谷人稍一动作就挥汗如雨，歹毒的蚊虫一叮一个包。但工人们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喊过一声累，以极大热情投身到这条致富路的建造。整整四年，桥梁、涵洞、隧道已初具规模，昭通人世的希冀就要成为现实。殊不知，中苏友谊的破裂，资金撤走了，专家回国了，图纸被束之高阁，人们眼睁睁看到工地一天天冷清了。爷爷不相信啊！多少次他走进隧洞，抚壁而哭；多少次他梦中醒来，抓起铁锹就往工地跑。他终于明白了，这条铁路停工了，他手中的铁锹不得不放下来。这一放，就是四十年。爷爷临死的时候，突然清醒过来，用微弱的声音嘱咐父亲，把他葬在铁路旁边的山腰处，他要和那些永远留在筑路工地的伙计一起守护着老铁路路基，说不定国家还会再将内昆线上马。父亲将爷爷使用过的铁锹的木柄拆下，一同与爷爷下葬。望着棺木被埋于土中，父亲忽然觉得，被埋葬的不仅仅是爷爷的躯体，它还有爷爷的梦想！父亲长叹，什么时候昭通才有自己的铁路，什么时候昭通才能圆自己的百年梦想？

昭通历届领导和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内昆线复工的努力，为铁路的复工四处奔走呼号，不辞辛劳。终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盼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关怀，盼来了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同

志。总理一下飞机便访贫问苦，他被昭通的贫困深深震撼了，他坚定地说：“路不通，昭通就无法富起来，我同意恢复内昆铁路建设。”这个喜讯不胫而走，转瞬之间，传遍了昭通的山山水水，我们盐津人更是企盼那开山劈岩的隆隆炮声再次响起，那满载现代作业机械的车队早日进驻我们的村庄。

1998年6月16日内昆铁路安树段开工典礼在昭通市箐门举行。在庆典上，为了表达对党和国家由衷的感谢，我们师专的学生打出了“朱总理，您好！”的巨大横幅。因为我们知道，没有祖国的强大，就不会有内昆铁路的恢复建设；没有党和政府对贫困山区人民的关怀，就不会有乌蒙天堑变通途的日子；没有西部大开发的伟大决策，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喜气洋洋，欢天喜地的场景。

在铁路修筑的两年间，我的父亲总是谈话必谈铁路，聊天必聊铁路，到铁路工地看工人们修路成为他每天最大的快乐。每次我回家，他都要给我讲上半天铁路的趣闻逸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他讲铁路工人在整个盐津城下修隧道，搞爆破，城里人浑然不知晓；他讲工人们月掘进几百米，出洞时与桥梁相连，接口处不差分毫；他讲车站建在桥梁上，就像建在横江上的宫殿，盐津又多了一处观景纳凉的好地方；他还讲，铁路工人从不把炸山开洞起出的石渣倒入河中，说是为长江中下游人民的幸福，搞环保；从不轻易砍伐树木，并在防护墙上植树种草，为的是恢复生态，给山水披上绿装；从不轻易毁田，即使征用已废弃的土地，仍拉来沃土回填，还给农户再种庄稼，他们还还为贫困山区修了许多条公路，架了无数便桥……老人们深情地说，有这样一支队伍，你爷爷很快就会看到，火车就要驶进我们的家乡。

两年很快过去了。2000年10月10日，在盐津县举行了盛大的铁路辅轨庆典。伴随着庆典的鞭炮声，我们家坐落在火车站旁的新居也完工了。父亲逢熟人就问：“你看我这地势怎么样？做点什么生意为好？”而我的乡亲邻居们也都说：“铁路通了，我们也要大干一场。还可以坐上火车，上北京，下广州，到上海，一直到太平洋。”

读着父亲的来信，我似乎看到了父亲浓浓的笑意，看到了爷爷欣慰的目光；我仿佛看到一列列满载昭通人民幸福的火车正飞驰而来。内昆铁路，这是一条体现党和政府对贫困山区人民关怀的铁路，这是一条凝聚着昭通人民百年梦幻终成现实的铁路，这是一条让昭通人走出大山，迈向世界的致富之路，它，永远是我心中一曲不朽的赞歌，是我心中的铁路。

注：参赛选手系昭通师专政史系 1998 级学生陈俊，参加昭通地区“回顾百年苍桑，展望美好未来”演讲比赛。

撰稿人：陈兴强 陈俊 指导教师：陈兴强

面对人生，我必须回答

著名诗人臧克家曾这样写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死，对世人来说，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且不说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也不说雷锋、焦裕禄、孔繁森，就拿最近发生在南海上空的中美撞机事件来说，年轻的共产党员王伟，用血肉之躯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一个悲壮而圆满的句号。他虽死而犹生，必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人的一生怎样体现其生命的价值？在人短暂的一生中，有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有谁不珍爱人世间的真情。但就有这样一种人，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党的事业中，融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即使生命如流星般瞬间逝去，但他早已放射出了璀璨绚丽的光芒。就在那

一瞬间，生命写就了五彩华章，实现了它的永恒价值。

我的心中就有着这样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1991年秋天，一位叫张健的老师，刚从师专毕业，20来岁，就分到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小学教书。学校老师不多，加上他也仅三名。由于偏僻和条件艰苦，其它两名教师都想设法调到了城里好地方，而顶替的老师则走马换灯似的，来了走，走了来。倒是做为共产党员的张老师却始终留在了学校。张老师开朗大方，工作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从不敷衍了事，待人和善，一幅笑模样，老乡们喜欢他，孩子们更离不开他。对几天没来上学的孩子，他准找上家门，做通家长工作，把孩子领回课堂；碰上交不起学费的孩子，他总不声不响地自掏腰包把费用垫上。有人开玩笑：“小张，真不知道，这共产党给你吃了什么药，干嘛那么卖命呀！”张老师总憨厚地一笑：“习惯了，习惯了！”

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过了7年。1998年的9月24日，已经半个月没下一滴雨的天忽然变了脸，倾盆大雨一下就没完。为保证学生安全，老师们分头护送学生回家。在雨中穿梭了两个多钟头的张老师，领着最后的三名学生又踏上了又窄又滑的山路。天快黑了，雨越下越大；远处不时传来跨方的轰鸣声。他们不得不放慢脚步，小心奕奕地摸索着前行。忽然一声巨响，塌方！快跑！但为时已晚，一方土石向他们砸了下来，眼看就要砸到一名学生头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张老师猛然向前一扑，推开了孩子，随即一声惨叫，张老师倒在了泥泞中。狂风夹着暴雨，闪电伴着雷鸣，黑暗中，三个孩子拼命摇着老师的身体，不停地喊着：“老师快醒醒，快醒醒，老师！”可是，张老师无任何反应。

几天后，张老师终于在县医院被抢救过来。他睁开眼睛的第一句话便是：孩子咋样了，孩子咋样了？“都好，都好！”听到这话，他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此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身体不听使唤，挺身一看，才见自己脚膝盖以下已被截肢。面对这残酷的现实，本以为他会撕心裂肺地痛哭，谁知，他却对安慰他的同事及领导说：“入党的时候以为为人民利益，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很简单，很容易，在和平时期也不容易碰上，没想到这回真轮到我自己了！以后怕是站不上讲台了，这双腿，哎……不要紧，如果学校还需要我的话，给我一张轮椅，我还能给孩子们上课。”听完这话，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默了。

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的奉献；没有伸手向组织要这要那，只有始终如一的付出。而当学生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毫不犹豫，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双腿，并无怨无悔。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是金钱吗？不是，金钱买不到他失去的双腿，换不来他健全的体魄；是荣誉吗？不是，荣誉不过是一时的光环，哪能当饭吃，也代替不了他所承受的疼痛我想，支撑着他的，是爱，爱学生爱教书，使他的生活充满乐趣；是信仰，使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是党，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使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高尚的人格力量，在人们心中筑起了一座共产党员的丰碑。

我来师专的第一年，由于人生的某些失意，我写信给张老师，发出“今后我该怎样走”的哀怨。张老师回信说：“一个人没有目标，没有追求就好比插在花瓶里的鲜花，慢慢便会枯萎。我虽是一名残疾人，但我的目标与追求仍旧，那就是在我的讲台上，将我的全部知识悉数传授给学生，做一名知识和理想的播种者。”老师的信不长，话也不多，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中，震撼着我的心灵。师专三年，我曾在“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单调中悲叹“这书有何读场”，曾在世风日下，不正之风横行，某些党员干部大搞腐败中认为社会不公，人生不平；也曾沉迷于录相厅和游戏室，感到空虚、寂寞和无聊。但每当这个时候，总有个声音在我的耳旁响起，总有个身影在我的眼前浮现，是张老师，他让我时时调整心态，教我“淡泊明志”，催我自新，令我发奋。

我快毕业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将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的回答是：像张老师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教师，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便我因条件不够加入不了共产党，我也决不让自己的生命平淡度过，哪怕我只是一块砖，也要去构筑祖国的大厦；哪怕我只是一颗螺丝钉，也要去铺设路轨；哪怕我只是一棵小

草，也要为春天奉献生命的绿色。这里我再次用臧克家的诗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的人，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注：参赛选手为政史系 2001 届毕业生赵宇，参加 2001 年昭通师专“党在我心中”演讲比赛获一等奖。

撰稿人：陈兴强、赵宇

指导教师：陈兴强

我的信仰永远不变

年青的朋友们，最近在报上看到的两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让我夜不能寐，思绪万千。一件是，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专升本学生的政治课考试中有这样一道题：“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以来主要有哪些贡献？”参考的人中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所得分为不及格。与此同时，北京青年在选择“你信仰什么”时，有近两成的青年选择了“什么都不信”，有近四成的青年选了“实用主义”；另一件事发生在福建的榕东，一家非公有制合资企业的老板是一个日本人，他到中国后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十分感动，因此，要求中方在招聘中层员工时必须共产党员。在他看来，共产党员素质好，工作认真，有责任感。他说“员工是共产党员我才放心”。

正如在世风日下时我们议论“雷锋出国了”一样，是不是在青年身上发生的信仰危机很严重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丢失的其实是最宝贵的财富。难道真的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为人民谋幸福的信念已经过时？难道当代青年对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已经失去了信心？难道坚定的信仰只能产生在腥风血雨中，而在和平年代只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不，不是这样的，我和大家也绝不相信这样的看法，提到信仰，提到一个人用一生去追求和捍卫的理念，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今天，我就和大家谈一谈，我最敬重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儿郎。他，就是翻译并传唱《国际歌》的瞿秋白。

青年时代的瞿秋白，他的志向不过是做一名报人及学者，他确实多才多艺。如果从文，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绝不逊色于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因为他早在大学讲课的时候，丁玲还只是台下听讲的学生；如果潜心翻译工作，以当时在国内数一数二的俄文水平，不愁成不了大家，鲁迅就说，由秋白来翻译《死魂灵》最为相宜；如果不闹什么革命，他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还会成为著名的金石家、书法家或成就为一代名医，从而过上那个年代人人羡慕的舒适生活。

可是，他没有。

他有的是，当看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救万民于水火而踏上寻求真理的道路；他有的是，当目睹党濒临天顶，敢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肩，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怒吼；即使被自己人打倒，仍不改初衷；他有的是，从被捕到就义，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英勇。记得临刑前，他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泰然走向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面对敌人的枪口，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而后舍身取义。

当一个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屠格涅夫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可以信赖的、坚定的原则，没有所持的坚定立场，他怎么能够认识清楚自己人民的要求、作用和未来呢？他怎么能够知道，他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在觅渡河畔寻找秋白的足迹，就是想在历史中追寻共产党人的信仰。因为我知道，不了解历史，又

怎能树立信念。五十年前之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呼百应，是因为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有比较，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方向充满信心。

可现在我们年轻人恰恰缺少对旧中国的认识，缺少对中国发展现状的了解，因此容易在对党的认识上有偏差，容易产生对政治信仰的淡漠，而这种淡漠是极其危险的，造成的后果则是十分严重的。

以前苏联为例，苏联共产党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执政长达 74 年，但由于在政治信仰上的松动，搞多党制，搞公开化，加之领导层特权思想作祟，又未能解决好人民迫切关注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等问题，导致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最终未能摆脱一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的命运。

在中国，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市场经济，由于利益导向成为人们活动的首要准则，由此对人们的信仰价值起到了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它给人们带来自立、互利、公平、竞争、守信、守法等理念；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趋利、拜物、泛化等负面影响。这种价值取向的紊乱状况，造成了一些人是非模糊，思想混乱，乃至冲突。如果没有一种价值观来抑制和引导这种冲突，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重塑英雄形象，重建共产主义信仰仍是当务之急。

从瞿秋白身上，青年人感受到了革命者舍身取义的大无畏精神，领悟到了这种牺牲的价值，而从当代青年火热的生活中我们同样感受到革命传统对年青人的影响，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

统计表明，广大青年中仍有四至五成对邓小平理论“坚信不疑”或是“基本相信”，有六成以上的青年在信仰选择上选了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一种或两种。我们同样看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青年志愿者服务行动，正成为青年的时尚；到革命圣地、英雄故里访问，寻找革命启迪的青年像春潮般涌动；持“为一方人民，建一生功勋”的青年人正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站在秋白的遗像前，我想告慰这位前辈，这位如长兄一般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所为之献身的事业仍是烈火般在燃烧；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仍像火炬一样，仍在我们手中传递，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青人在它的周围奔跑。

我还想告诉秋白大哥的是，我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我的信仰永远不变。

注：参加昭通师专 2001 年“党在我心中”演讲比赛，中文系 1999 级学生刘志琼获第一名

撰稿人：陈兴强 刘志琼 指导教师：陈兴强

国歌，中华民魂之歌

据《青年参考》报载：10 月 14 日，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五星红旗的背景下，伴随着中国国歌步入日本东京广播电视公司演播厅，与 99 名日本普通百姓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对话。朱总理率直而和蔼、庄重而幽默的回答使整个现场笑声、掌声不断。在对话即将结束时，大阪分会场的一位女大学生争到了最后的提问权。没料到她提的问题时：“听说中国人都喜欢唱歌，而且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朱总理的心中，最喜欢的歌是什么？”全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屏声静气，等待着朱总理的回答。朱总理微笑着，不假思索地用坚定的语气回答：“我最喜欢的歌是中国的国歌！”全场一片肃然，随即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一位 70 多岁的日本老人动容地说：“中国有这样出色的总理，我们日本作为邻居感到很放心。”

是的，有这样一位时时把祖国牢记在心的总理，有这样一位刻刻把“国歌”铭记在心的总理，有这样一位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奔走呼号的邻国总理，日本邻居还有什么不放心，而我们中国人又怎不为之自豪呢！

尊敬的评委及朋友们，当你每天迎着朝阳，凝视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时，你是否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听到了黄河的咆哮，长江的澎湃，是否让你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血脉的跳动？今天，站在这演讲台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国歌，是我心中一曲永恒的旋律，是中华民魂之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自本世纪初清朝的国歌“巩金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大地上，国歌也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近百年发展史。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梦想“承天祚，帝国苍穹保”，可惜被辛亥革命打得粉碎。1912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革命政府颁布的国歌则祈祷“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袁世凯篡权，将“中华雄踞天地间”作为“洪宪”国歌，梦想世代永踞，江山万年，却在各地讨伐和民众唾骂声轰然倒地，“开尧天，亿万年”倒成了世人笑话；1919年的北洋政府干脆把《尚书》之《卿云歌》作为国歌，朝中是“卿云烂兮，纪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缭绕歌声，百姓则在军阀混战中苦苦度日，谁也无心去唱，谁也懒得去唱。国民党政府党国一家，《国民党党歌》就是国歌。孙中山先生虽想以三民主义建民国，进大同，却被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对外消极抵抗，卑躬屈膝，对内残酷镇压，民不遑生践踏得体无完肤，哪里还有什么“咨尔多士，为民先锋，夙夜菲懈，主义是从。”这些国歌，都在赞美中华文化渊博，祖国河山秀美，或祈保江山永存，民众安康上大做文章，但在列强野蛮入侵，国内军阀割据，人民饥寒交迫的旧中国，这些国歌又怎能体现人民的意志，又怎能深入民心，便不用说为世人所知，受到大家传唱了。而唯有在民族存亡之际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历经千锤百击，激励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直至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的解放，它理所当然成为新中国国歌。正因为它表达了我们中华儿女的心声，才让我们这一唱，唱到今天已是半个世纪；正因为它高昂的曲调，一往无前的气概，才使我们每一唱，总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正因为它象警钟一样，随时敲打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论遇到何种艰难困苦，仍然向前，向前，向前进！

也许大家都还记得刚刚落幕的第27届悉尼奥运会上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在运动场上28次升起，义勇军进行曲28次回荡在悉尼上空。它让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也使我们明白了爱国就是要为祖国争光的道理。回国后获奖的奥运健儿们纷纷参加了报告团，向祖国人民汇报。10月11日是“奥运健儿西部行”云南团最有意义、最激动人心的一天。这天上午，奥运健儿们来到玉溪市聂耳公园，这里松柏环绕，绿树掩映。一片肃穆。运动员们站在聂耳塑像前，整理好服装，展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就像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再一次和着雄壮的旋律，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唱完之后，眼睛湿润的羽毛球女子单打奥运冠军龚智超说，尽管已经许多次听过唱过，但和聂耳一起演唱更觉激动和振奋。作为运动员就是要胸怀祖国，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争取让“国歌”雄壮嘹亮的旋律更多地国际赛场上奏响。是的，靠着这样的精神，我们的国旗一次次高高升起；靠着这样的精神，我们的国歌才飞越千山万水，响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发起亿万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同胞的爱国主义情怀。

我永远也忘不了为奥运健儿呐喊助威，与奥运健儿共唱国歌的同胞们。他们在悉尼的各赛场上卷起中国风，扬起一片片红色浪潮。国歌，同样是他们心中一支不朽的歌。唱着它，祖国是那样的具体，祖国是那样的亲切，祖国是每一个海外侨胞、同胞的根。记得大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老家在云南省的龙院村，他每来云南，必回龙院。在诺大的世界里，他认这块土地，认这座乡村院落，也认他的老房东。房东是个典型的老农妇，蓝布盖头，蓝布大褂，满脸碎纹，有人问老太太：“知不知道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世界大名人？”老太太淡然地说：“是不是名人，我们不知道。就看他为不为中国人办事了。”一语惊四座，仿佛是这块古老的阳光明媚的土地自己在说话一样，它使我们明白了“爱祖国就要首先为祖国服务”这句话的

真谛。从这位普通老人的话语里，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从李政道、杨振宁等海外侨胞、同胞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对祖国的无比眷恋和拳拳报国之心。是国歌，让我们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是国歌，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武警国旗队升旗手乔克利深情地望着国旗这样说道：“每天清晨，当我在天安门广场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熟悉的国歌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崭新的感动！”从总理到普通民众，从老到少，从内到外，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热爱中国的同胞又何尝不是如此！国歌，中华之魂之歌。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万众一心，迈着刚劲的步伐，前进，前进，向前进！

注：参赛选手欧阳明华（昭通烟厂）参加 2000 年云南省第四届“红土地之歌”——回顾百年苍桑，展望美好未来主题演讲赛获二等奖。

撰稿人：陈兴强 李 娟 指导教师：陈兴强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共产党员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学生，作为社会的一员，相信大家一定和我有着同样的心愿：当家里水电出了故障时，希望遇到像徐虎那样的好水电工；当上街乘坐公共汽车时，希望遇到像李素丽那样的好司乘员；当我们生命遭到威胁、财产受到损失时，希望遇到像徐洪刚、邱娥国那样的好解放军战士、好警察……

这些共产党员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找谁自己在人民心中的位置默默无闻地工作，把自己的光和热都无私地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我心中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鲜活的形象，仿佛就在我的眼前，他就是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干部”称号的王德智。

1996 年，昭通检察分院把因公殉职的鲁甸县检察长王德智的事迹改编成舞蹈《无悔的选择》参加省上调演。作为检察官的子女和有舞蹈特长的我，被有幸选中扮演烈士的女儿。在排演中，我看到了这样一个父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高悬的国徽是他前进的灯塔，鲜红的肩章是他执法的名片。在工作中他一丝不苟，寻找证据决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当院里干警顾不了家时，他上门问寒问暖；当“五保户”王奶奶病重卧床时他端茶送饭；当群众的冤情得以昭雪时，我听到了老百姓“苍天有眼，检察有青天”的喊声。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父亲接受任务，丢下年迈的奶奶和生病的妈妈，拖着还在发烧的身体，带领干警连续工作，跑了一村又一村、走了一寨又一寨。因为天黑路陡，突如其来的车祸夺去了父亲的生命。当我看到胸戴白花、眼含热泪的干警们，看到自发赶路来为父亲送行的老百姓，看到静静躺在鲜花丛中的父亲，我悲痛欲绝的扑了上去，大声哭喊着“爸爸、爸爸、我要爸爸”，场上场下一片哭声……，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为了工作，他不是一名称职的父亲，也不是一名合格的丈夫，但他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把对亲人的爱深藏在心底，而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人民！

参加这次演出，我仿佛长大了许多，我知道自己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灵魂的震撼。以前我总认为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只能在前赴后继的炮火硝烟中才能看到，只能在白色恐怖时不惜以生命抗争的血雨腥风中才能看到。而王德智的事迹告诉我，和平时期为维护人民的利益仍需要付出鲜血乃至生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当国家和人民需要时，就要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唯有如此，人民才会记得他；唯有如此，历史才会留下他光辉的足迹。

两年后，在烈士王德智的故乡、在妈妈村建的工作地鲁甸县乐红乡，我再一次目睹了一个山村教师的

共产党员风采。那是一个周末，我到村里看妈妈，第二天凌晨五点便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队长、队长，不好了，村完小被抢了！”我随妈妈赶到学校，只见血泊中躺着一个 30 多岁的教师，原来是刚刚入党的苏德斌校长。昨天深夜一蒙面歹徒用匕首撬开旧的大门，威胁苏校长交出收到的书费。苏校长宁死不从。丧心病狂的歹徒拔出罪恶的匕首在他脸上、身上连刺五刀，要不是附近村民听见响动赶来吓跑了歹徒，苏校长的命肯定保不了。“快，保护现场，送人抢救！”这时，我看见苏校长的嘴微微动了一下，分明想说什么。苏校长被抬上了担架，“先，先放……放下我”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到我耳里，只见苏校长用颤抖的手艰难的从怀里掏出一叠沾满鲜血还带着体温的人民币，妈妈和村支书清点完书费，一分也没少，望着远去的担架，我的眼睛湿润了。这交出的哪里是钱，分明是共产党员的一颗赤诚之心啊！

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呕心沥血。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心底深切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祖国的上空飘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祖国的繁荣富强。共产党员是我们时代的中流砥柱；共产党员是我们民族的坚实脊梁；共产党员是我们社会向前迈进的中坚力量！

注：参赛选手樊欣（地区一中高中部学生）参加云南省 2001 年“党在我心中”演讲比赛（青年组）获一等奖。

撰稿人：陈兴强、樊欣 指导教师：陈兴强

我心中的红船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拥有六千四百五十万党员的大党，是一个掌管着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十二亿多人口国度的执政党。可是，亲爱的朋友们，有谁能想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的诞生当初却是在一只小船上。

这只小船至今还停靠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东南岸边。由于她周身丹红，雕花饰金，更因为她是党史的起点，这条船被称为“红船”。这是一只多么小的船啊，要低头弯腰才能进入舱内，刚能容下十几个人促膝侧坐。它被一条细绳系在湖边，随着轻风细浪，慢慢地摇荡。注视着它，我真不敢想，我们党轰轰烈烈，排山倒海的八十年就是从这条船舱里倾泻出来的吗？

是的。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房子里召开，由于受到巡捕房的监视，会议不得已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里继续进行。就在这只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产生了，党的全国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闭会时全体代表举起右臂，捏紧拳头，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也许是马克思冥冥中的安排，专门让我们的党诞生在一只小船上，于是党的肌体里就有了船的基因，党的活动就再也离不开船了。一大之后，毛泽东一出南湖便买船南下到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他振臂一呼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在白色恐怖中，许多人不知革命希望在何方？他挺立井冈之巅大声喊道：“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这之前，周恩来也领导了南昌起义，兵败后南下广州，于一个深夜靠一只小木船偷渡香港，又转道上海，再埋火种。谁曾想到，惊涛骇浪中，这只小木船坐着的竟是未来共和国的总理。蒋介石曾希望借江河之阻剿灭红军，但红军却一次次地利用木船突围决胜，敌追兵看到的不过是载着红军远去的船影和留在岸上的几只破草鞋。抗战八年，我们